

将军族

陈映真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小说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将 军 族

陈映真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小说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责任编辑：李 昕 彭沁阳
封面设计：柳 泉

将 军 族

Jiangjun Z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20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3}{4}$ 插页3

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340

ISBN 7-02-001336-8/I·1223 定价 5.60 元



作者像

雨云

陳映真

——贈給寂寞的主禮知兄，以賀慶壽的祝福，祈望他快快康復。

■ 李麥園

謝之仿明，張維傑控文說。

朱麗娟照例只是沈默地笑着，把方才從郵局領回來的信件和小包，插在他零亂的桌面的一角。又復默之地

坐則地上。

他以前萬元不到，儲蓄開始，他個兒插出口，到這

秋天，就要兩年了。起初他一個人寫使南來信，距國郵局

找廠商，忙了將近一年，才有個把小小氣氣的印在

3)

作者手迹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序

郭 叔

—

台湾当代文学，近年来在大陆的传播和研究，日益热烈。犹如江河汹涌，波涛澎湃，亟须予以应有的正视，使其于自由奔流之际作合理的进展。对于此一问题，作为一位台湾作家，一个民族文学的信仰者，深深觉得应该献出一份心力，编选一套文学选集，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当代作家作品，让大陆文学朋友们品评。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于焉诞生。

二

具体而微介绍台湾当代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一。

在四十多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台湾社会已演变成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台湾文学也演变成流派分歧的多元文学。如此，要全面了解台湾文学，实非一蹴可就。从这套选集作一斑鉴赏，来窥探台湾当代文学的全豹风采，在时间上，是合乎经济效益的。

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

第一、选取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少表现的技巧，即使拥有良好的题材和情思，只是机械的文字方程，也创造不出美的境界。我们认为：高级的艺术品质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条件，执此以为衡文的准绳，应可得到公允。当然，我们并不轻忽作品的内容与主题，却也不求其哲学观念的齐一。凡是不违背民族文学精神的作品，不污染良善心灵的作品，都会受到我们的尊重，同样可以在这块园地里，粲然绽开。

第二、展示不同流派代表性作品——在台湾文坛上，世界前卫潮流与中国本有文化，相激相荡，产生了姿态迥异的各种文学流派：从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则后现代艺术，魔幻手法，超现实主义，……林林总总，斗妍争奇。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实验、变化、沉淀，证明现实的民族的文学，据有台湾当代文学最高的位置。不过，我们在编选作品时，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执一义，不拘一家，让新潮作品，在全套书中占有适当分量。我们希望读者能接触到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品，对当代台湾文学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三

彰显严肃文学来映照流行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二。

严肃文学与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分野，既在于主题意向的高尚和卑下不同，也在于表现手法的精细和粗糙的不同。二者根本的区别，是怎样写的问题，而非写什么的问题。

严肃文学，梦寐以求的是：创造艺术的美，张扬人性的善。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台湾的严肃文学作家，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现实，写进精心构造的作品中，让崇高的人生理念，从作品中具象地呈露出来，完成文学的神奇创造。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者本身没有什么人生理念，终日与时间赛跑，大量制造速食作品；这些作品，适合趣味较低而消化不良的读者胃口，作者所寻求的虚名和实利，由此而兼得了。

试以作品的两性题材为例：两性问题，原是人生基本问题之一，两性之间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当然可以作为写作题材。严肃文学作家，在写作性的活动时，主要从性的复杂变化中，挖掘出人格扭曲的原本因素，暴露不义社会的现实背景，以哀矜勿喜的态度，给读者深刻的启示。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家，关心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之外的收获。作品写性，无关乎艺术或意义，仅着力描述性爱场景，以挑逗读者引起官能刺激，如此而已！

文学不必勉强地负担道德使命，作家无须扮演救世主角色。不过，具有真情热爱的作家，天性浑厚，胸怀悲悯，其作品自然而然地会把人类文化向上演进的特征彰显出来。我们以严肃文学为这套选集的取材标准，要借其清澈明亮的镜子，映照出那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原貌。

四

台湾成群结队的流行文学作家，经过严酷的商业竞争和训练，善于揣度各类读者的心理需求，编造形形色色虚幻浮夸的作品：或高举现代旗帜，或妄谈哲理玄学，或标榜异国

情调，或造作典雅、附庸风月；等而下之，则瞎拉胡扯，说鬼讲狐，描述畸恋，刻画情欲，……总体的倾向是，让人从现实中把目光转移，沉沦到非现实的一片渺茫。

庸俗的流行文学，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是时代发展的过度现象。可是，从这方面看：严肃文学遭其侵蚀而消沉或矮化，年轻心灵接受感染在冷漠的空想中悬浮。因此，在台湾流行文学泛滥于大陆书刊市场之际，刊印台湾严肃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这套选集，内容包括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门类，择精拮华，选取台湾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每家一集，初步规划编选二十五集。当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时，马上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方面的赞同，愿由该社出版。

编选工作，得到作家们热情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黎之先生与李昕先生等倾力支持，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的同仁们协同合作。谨此一并致谢。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于台北

目 录

我的弟弟康雄	1
家	8
乡村的教师	10
那么衰老的眼泪	21
将军族	29
一绿色之候鸟	44
唐僧的喜剧	63
第一件差事	89
夜行货车	127
上班族的一日	167
山路	194
赵南栋	222
陈映真写作年表	301

我的弟弟康雄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除此以外，我不曾想过我会写其他别的什么。然而，现在，不可思议的我，竟会在这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拾起笔来记载一些关于我的弟弟康雄的事。两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方才读完了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记。我的弟弟康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于到了婚后的几个月内，每当我展读我的弟弟的日记时，都会叫我哭啊哭的毫无办法。我看见他稚拙的字体，立刻就看见这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对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着，无名的悲哀便顿时掩盖了我。于是，我就哭着哭着，怎也不能读完它们了。

两天前，我总算平静地看完了这三本日记。大约是日子渐渐远去了；再次当是婚后的生活使我觉得不仅因为我的被属于一个男人以致于在肉体上、精神上有了极大的变异，而且这个婚姻也使我突然从贫困匮乏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这个辛德列拉姬一般的变幻，使我目不暇接了。总之，那种思慕的悲哀，仿佛和我富足的生活正相对地逐渐饿死了。“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曾这样说：“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

或少的流于卑鄙齷齪……”这是我的卑鄙，我的齷齪吗？……我一点也不想抗辩。记得我的弟弟康雄还活着的时候，总讲一些我不懂的、或者一些十分无理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抗辩过。一次也没有过。（现在这很使我觉得慰怀的。）

我觉得很怅然。

我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去的那年的冬天结了婚。离那个标志着颓落和幻灭的新冢上的初秋还不到四个月。我的突然愿意嫁给我现在的很富足的丈夫，十分使我的可怜的父亲感到惊讶。这件婚事拖延了将近半年的时光，我曾有意的要拖垮它。这一面是因着当时我正远远地恋爱着一个将要在次年夏天毕业的苦读的画家，另外也是很受了我的弟弟康雄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跟着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了。除此之外，现在的他总是那样敦厚有礼，衣服整齐，说着一些每个字都熨平了的的上层人的话语。这些和我的弟弟康雄或者那个远远的小画家都是那样的不同。他们都留着长发，涨红他们因营养不良而尸白尸白的眼圈，讲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奇怪但有趣的话，或者怯怯地沉默着，半天不发一语。

到了我的弟弟康雄突然死去之后，经过了一阵子的麻木、恸哭、瘫痪而终于冷冷地清醒过来了。仿佛自己在一夜之间变得格外智慧起来了。我用一种近于一个悲壮的哲人一般的声音对自己说：一切都应该让它从此死灭过去罢！我觉得我的弟弟康雄和那个远远的画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真有些一如父亲所说的“小儿病”了。我的可怜的父亲，这个独学而并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转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我的“安

那琪”(Anarchist)的弟弟康雄自杀了，我的远远的小画家也因贫困休学，而竟至于卖身给广告社了。而我这个简单的女孩子，究欲何为呢？（一切都该自此死灭罢！）

于是我这悲壮的浮士德，也毅然地卖给了财富。这颇给予我那在老年丧子的重苦中的可怜父亲一些安慰。他曾努力地劝说我认真地考虑这个丰裕的归宿，因为“人应该尽力的摆脱贫苦这一恶鬼，一如人应努力摆脱犯罪一样”。而另一个原因似乎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有名望的虔诚的宗教家庭，像是宗教的慈悲，使富者超过了门户之见，而垂顾于如我这样一个小家碧玉。但我并不很想到这些。我答应这桩婚事，也许真想给我可怜的父亲以一丝安慰，叫他看见他毕生凭着奋勉和智识所没有摆脱的贫苦，终于在他的第二代只凭着几分秀丽的姿色便摆脱掉了。从此流着一部分他自己的血液的子孙，该永远种植在一块肥美的土地上了。而事实上，我是存着一分最后的反叛意识，掷下我一切处女时代的梦的。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后才四个月，我举行了婚礼；一个非虔信者站在神坛和神父的祝福之前……这些都使我感到一种反叛的快感。固然这快感仍是伴着一种死灭的沉沉的悲哀——向处女时代、向我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告别的悲哀。然而这最后的反叛，却使我尝到一丝丝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这对我这样一个简单的女子已经够伟大的了。

然而，如今我方始知道：终其十八年的生命，我的激进的弟弟康雄连这样一点遂于行动的快感都没有过。“我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生命。雪莱活在他的梦里，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一个虚无的先知者是很有趣的。”我的

弟弟康雄的日记这样说。那三本日记的一本多的时光，就是这样的等待、等待，而终于至于仰药以去了。这年轻的虚无者就是这样幼稚地等待着，也同样幼稚地吞下了他的青酸加里。这日记除了怀恋的意味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叫我无意间寻到了这少年虚无者半生的龙脉；在其余两本多的时光里，第一本写着一个思春少年的苦恼、意志薄弱以及耽于自读的喘息；第二本的前半，写着这少年虚无者的雏形。那时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接着便是他的逐渐走向安那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等待。

日记愈离他绝命时近，我的思慕也更加浓而且重了。我于是真正发见了我的弟弟康雄的真实。我的弟弟康雄死在一个哀伤负罪的心灵里。虚无者的字典里应是没有上帝，更没有罪的。我的弟弟康雄竟而不是虚无者吗？竟而不是雪莱吗？……

那年暑假，我的弟弟康雄在一个仓库那里找到了一份职业，为了筹聚下学期的学费。因此他就赁居在仓库附近的一所专租给劳动者的客寓。客寓的主妇是个“妈妈一般的妇人”，我的弟弟康雄这样说。于是他们大约是相恋起来，而且从那样晦涩的字句中也会使人看出我的弟弟康雄已经失去了他的童贞了。因为我的弟弟突然辞去了职业，到邻县的平阳岗去了。我还记得这一段时间他的家书特别多，因为职业无着，又没有能力赁居。我的弟弟康雄终于勉为其难地住进了一间圣堂。此后的日记尽是自责、自咒、煎熬和痛苦的声音。“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我的弟弟康雄绝望地嚎叫着：“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圣堂的祭

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归宿。”这些是我的弟弟康雄留下的最后的轨迹。他的自戕是此后约半个月的时日了。这个末日的日记上所印的格言是：

Nothing is really beautiful but truth.

——N. Boileau

因此我感到了一个极大的轻蔑和滑稽的、一种近乎快乐——发现秘密的快乐——的感觉。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的弟弟康雄，连我也在内。但至少如今我已经知道我的弟弟康雄死前挣扎的线索了。甚至我的父亲所只能说出的世上最了解的话，只是如此：他说他的孩子死于上世纪的虚无者的狂想和嗜死。而至于那坚持不肯为我自戕的弟弟康雄举行宗教葬仪的法籍神父，就更加惶惑了。“这是不可解的，我亲眼看见他在最近几天，深夜里潜进圣堂长跪……这是不可解的。”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邇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基督会那样痛苦而又慈爱地当着众犹太人赦免了一个淫妇，也许基督也能同样赦免我的弟弟康雄。然而我的弟弟康雄终于不能赦免他自己罢。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或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

(所以我要告状。)

我的弟弟康雄的葬仪，是世上最寂寞的一个。平阳岗里，我们连半个远亲都没有。一个粗制的棺木后的行列，只有一

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不伦不类的女孩子。没有人哭泣。这个卑屈的行列，穿过平阳岗的街道，穿过镇郊的荒野。葬礼以后的坟地上留下两个对坐的父女，在秋天的夕阳下拉着孤伶伶的影子。旷野里开满了一片白绵绵的芦花。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走下了坟场，我回首望了望我的弟弟康雄的新居：新翻的土，新的墓碑，很丑恶的！于是又一只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里了。

然而这卑屈的感觉却在我的婚礼中得到了补偿。神父和司仪们都穿上了最新的法衣，圣诗班听说是特地选了一童男为我献唱的。整个仪式中我都抬着头。我要看看这些宗教社会的人们，看看这些有闲者的高级娱乐，看看五彩的嵌镶里……但我却无意间看见了那个挂在木头上的基督。这个虽是男人但超出于性别和生理的裸体，使我立刻想到我的弟弟康雄入殓的一刻。我和父亲走进我的弟弟康雄的房间时，一个仰卧床沿的尸体迎着我们。我的弟弟康雄一手垂在地板上，一手抚着胸，把头舒适地搁在大枕头上。面色苍白，但安详得可爱。雪白的衬衫染着一些大约是呕吐的血。这个童子曾稚气地在禁园里扮演着一个背德者，稚气地偷尝了情欲的禁果，而终于又稚气地撕掉了自己的生命。如今，我的弟弟康雄的一切都混没消逝了，但是那童稚的气息，却涂满了整个尸体。我第一次看见了那失去已久的、惯为我所抚爱的亲爱的弟弟。我泪如雨下，而终于泣倒在我的弟弟康雄冷凉的怀里了。清静的时候，我的父亲几乎不能帮助什么，于是我第一次看见小学以后不曾看过的我的弟弟康雄的十八岁的裸体。他的胴体白皙一如女子，头发多而秀美，眉目清秀，一身未熟的肌肉。

我仿佛看见我的弟弟康雄带着这个未熟的躯体从十字架

上下来了，而且温和地对我笑着。突然间我想起了他的一封信，听见他喃喃地说着：

“虽然我是个虚无者，我定要看你的婚礼，因为我爱着你，深深地爱着你，像爱着死去的妈妈一样。”

顷刻间，我的眼睛为泪所模糊了，但我坚持着。无非是要反叛，反叛得像一个烈士。烈士是不应该哭的罢。

而于今两年了。我变得懒散、丰满而美丽。我的丈夫温和有礼，而且誉满他们的社会。做弥撒的早上，当他扶着我走上圣堂门口的台阶的时候，我的丈夫显得尤其体贴温柔。我们是注定要坐在最前排的阶级，然而我始终不敢仰望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男体——因为对于我，两个瘦削而未成熟的胴体在某一个意识上是混一的——与其说是悲哀，毋宁说是一种恐惧罢。流泪的哀恸已经是没有了。这使我感到歉然——富足果真“残杀了一些”我的“细致的人生”吗？贫苦果真使我“卑鄙”，使我“龌龊”吗？我一点也不想抗辩，但我尽力企图补偿过；我私下资助着我那可可怜的父亲，如今他在一所次等的大学教哲学，一面自修他的神学和古典。至于我的弟弟康雄，我也曾考虑到利用我的得宠于公婆，发动我的有势力的公婆通过教会为我的弟弟康雄修个有十字架的墓碑——为的要补偿深藏于我内心的卑屈和羞辱。然而我旋即想到那行为未必是我的弟弟康雄所喜悦的罢。于是我一心要为他重修一座豪华的墓园。此愿了后，我大约也就能安心地耽溺在膏粱的生活和丈夫的爱抚里度过这一生了罢。

(原载一九六〇年一月《笔汇》一卷九期)